

老连队如今的面貌



1981年我荣获神枪手时的留影



捡到的残损弹壳



西安战友吕长健(摄于1980年)

忆往昔从军岁月

1979年11月,我入伍来到了阿拉善左旗,部队驻扎在贺兰山最西北边缘,与腾格里沙漠、乌兰布和沙漠近在咫尺,这里是天上不飞鸟,地上不长草,风吹石头跑。营地附近没有乡村,没有人烟。我们连所在地三面是山,山与山之间不足300米,出了山口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。这里的气候极其恶劣,天天小风不断,大风时起,冬

季温度在零下20多摄氏度到30摄氏度,虽然我们的冬季装备是皮帽子、皮手套,大衣内里是皮毛的,也阻挡不住寒气逼人。

新兵训练一个多月了,进入武器知识的学习,这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课程,走出校门进入军营,渴望触摸到心中的那杆枪。从此,射击预习成了主要的课目,上午走队列,或是军事理论的学习,下午在

靶场上一趴就是3个多小时,零下20多摄氏度,冰冷的戈壁滩,真不是滋味,枯燥乏味的动作,瞄准、扳扳机、拉枪栓,三点一线,3个多小时重复一个动作,着确实对人的耐力、意志的考验。

开始时,我们还不懂为什么要天天如此,一趴一整天,三点一线,瞄准……每天回到班里,冻僵的手一解冻,钻心的疼。一次,连长

讲了一段话:“每天重复一件事,这就是训练,平时多苦练,战时少流血,我们都要争当神枪手、神投手,练得一身好功夫,才能成为合格的军人。”

打靶是为了检验平时的训练效果,100米的胸环靶,检验的是精度,分10环、9环、8环、6环、5环,我在1981年团里考核“神枪手”时,荣获团里颁发的“神枪手”证书。

“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”,这是连长经常教育我们的,夏季的射击预习要顶着烈日,茫茫戈壁无遮无拦,有的战友把夏季射击预习戏称“晒背”,烈日炎炎的戈壁滩,跟火炉子一样,枪管被晒得滚烫,战友们的脸个个是黑黢黢的。

2016年春季,我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来到了老连队旧地,茫茫戈壁更显沧桑荒凉。因1985年我们部

队被撤销,营地从此便葬之风沙中,如今,连里的营房已是残垣断壁,静静地随岁月而去。我特意来到射击场,在砂砾中捡到了一枚残损的弹壳,我如获至宝,将其收藏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不经意间,从黑发青年,步入了白发之秋,时不时会想起从军的岁月,想起我的连队,还有戈壁滩和贺兰山。文/许双福

文艺青年

我经常捧着这张老照片,沉浸在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的故事里。

照片里右边是我的好朋友柴建泽,他和我同在一个三线厂工作。当时,我比他年长几岁,他叫我牛哥,我称他小柴,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。我在厂宣传科任宣传干事;从北京理工大学分配来的小柴,是我们厂技术科的技术员。他天生有副好嗓子,尤其是朗诵起普希金的抒情诗,那充满磁性的嗓音,不亚于专业广播电台的主持人。

有一年,厂团委举办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文艺汇演,我俩合作朗诵了《生活区里的路灯》,获得了朗诵奖和诗歌创作奖。之后,小柴成了厂里文艺演出的台柱子,我则成了厂里新闻宣传的笔杆子。

我最难忘的是,他的一首《小秘密》在地区文化局举办的全地区青年歌手大奖赛中一举夺冠;我创



作的小说《捉贼》在《延安文学》上发表后,很快又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,那是个星光满天的月夜,我俩在单身宿舍里谋计划、想未来、谈人生、讲追求,直到

把一瓶白酒和两碗炒花生“操练”完,我们才醉进了甜丝丝的梦里头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这些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的生活,就像是天天在写诗一样!文/牛润科

老照片征稿

白驹过隙,时光易老。用什么铭记那些远去的岁月?家中箱底、墙上的旧照,人物的一颦一笑、服饰的一款一式、场景的一物一物,无不写满光阴的故事……

分享是美好的。请把您珍贵的老照片以及老照片背后的难忘故事寄给我们,让我们真切感知曾经的岁月,学会反思,学会珍惜。

来稿请寄:

lzp6635311@163.com,要求照片清晰、故事生动(两三百字为好),写清拍摄时间、地点,务必注明投稿标题及作者姓名、地址、电话以及作者本人的中国银行储蓄卡卡号。



老邻居

1970年前后,我随父母从清水河县五良乡白旗窑迁到县太平庄,租住在一间半的土窑洞里,院里住着3户人家,房东保寨家4口人,郭爷爷、郭奶奶和他们的子女及我家。

我家孩子多,父母亲收入少,我们经常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,因此我很羡慕郭奶奶全家穿着整洁、干净的衣服,尤其是他们的小孙女艳艳穿着鲜艳时尚的衣服,梳着整齐的小辫儿,白净的脸上嵌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,一闪一闪的,十分可爱。

时隔40多年,我和姐姐回忆起当年的情景,姐姐对我说:“那时咱们刚从村里来到县城,穿着自然和县城的人们没法比,而郭奶奶的儿女们都是在县城工作,生活习惯都是城里人的标准。”

这张照片是郭奶奶(左)郭爷爷(右)与他们的小孙女艳艳在院子花池前的留念。看到他们的照片,我仿佛又回到了五六岁时的童年时光。文/高晓梅